

中国家庭基本藏书·名家选集卷

山西古籍出版社

王曰：今世草书，世所罕有。惟晋王羲之《兰亭序》、唐怀素《草书千字文》、宋苏轼《黄州寒食诗帖》、明徐渭《草书轴》、清李清照《草书轴》等，皆草书中之瑰宝也。余自幼酷爱草书，每见此等名迹，辄心向往之。今得见此《李清照集》，爱不释手。盖清照女士，不仅才情横溢，且工于草书，其书风潇洒飘逸，气贯长虹，实为当代草书之冠。余不才，亦喜书，每见清照女士之书，辄感其书之妙，感其书之神，感其书之妙。余不才，亦喜书，每见清照女士之书，辄感其书之妙，感其书之神，感其书之妙。

李清照集



博学工作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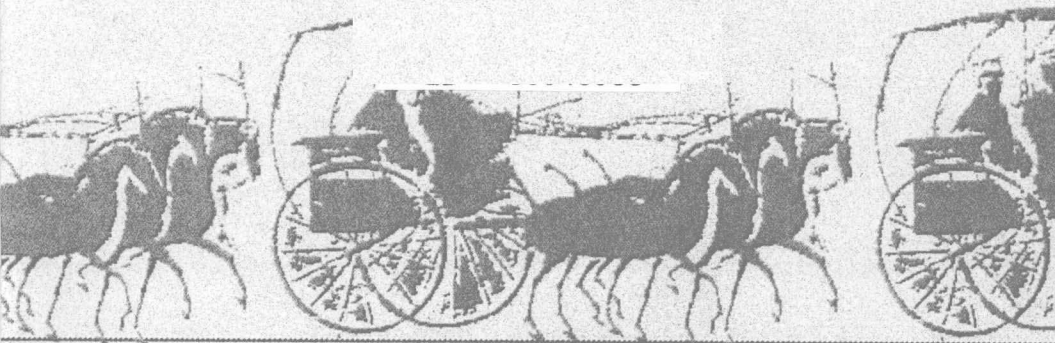


博学工作室

李清照集

〔宋〕李清照著 李杜解评

山西古籍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清照集 / (宋)李清照著;李杜解评.—太原:山西古籍出版社,2006.1

(中国家庭基本藏书·名家选集卷)

ISBN 7-80598-718-1

I.李… II.①李…②李… III.宋词—选集

IV.I222.8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3715 号

李清照集

著 者:[宋]李清照

解 评 者:李 杜

责任编辑:宁志荣

出 版 者:山西古籍出版社

地 址: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

邮 编:030012

电 话:0351-4922220(发行中心)

0351-4956036(综合办)

E-mail:Fxxx@sxskcb.com(发行中心)

Web@sxskcb.com(信息室)

gujshb@sxskcb.com(综合办)

网 址:www.sxskcb.com

经 销 者: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运城日报社印刷厂

开 本:890mm×1240mm 1/32

印 张:7.75

字 数:210千字

印 数:1-5000套

版 次:2006年1月第1版

印 次:2006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中国家庭基本藏书

诸子百家卷

- 《诗经》(10.00元) 《楚辞》(7.00元) 《孟子》(9.00元) 《论语·大学·中庸》(9.00元)
《老子》(6.00元) 《庄子》(8.00元) 《荀子》(10.00元) 《韩非子》(9.00元)
《墨子》(8.00元) 《周易》(10.00元) 《孙子兵法·尉缭子·鬼谷子》(10.00元)

名家选集卷

- 《陶渊明集》(10.00元) 《王维集》(10.00元) 《高适集·岑参集》(10.00元) 《李白集》(10.00元)
《杜甫集》(12.00元) 《白居易集》(10.00元) 《刘禹锡集》(10.00元) 《元稹集》(10.00元)
《李商隐集》(10.00元) 《杜牧集》(8.00元) 《韩愈集》(9.00元) 《柳宗元集》(10.00元)
《李煜集》(8.00元) 《欧阳修集》(10.00元) 《王安石集》(10.00元) 《苏轼集》(10.00元)
《柳永集》(10.00元) 《李清照集》(8.00元) 《秦观集》(9.00元) 《辛弃疾集》(10.00元)
《陆游集》(10.00元) 《元好问集》(10.00元)

史著选集卷

- 《左传》(12.00元) 《战国策》(10.00元) 《史记》(12.00元) 《汉书》(12.00元)
《后汉书》(12.00元) 《三国志》(12.00元) 《资治通鉴》(12.00元)

综合选集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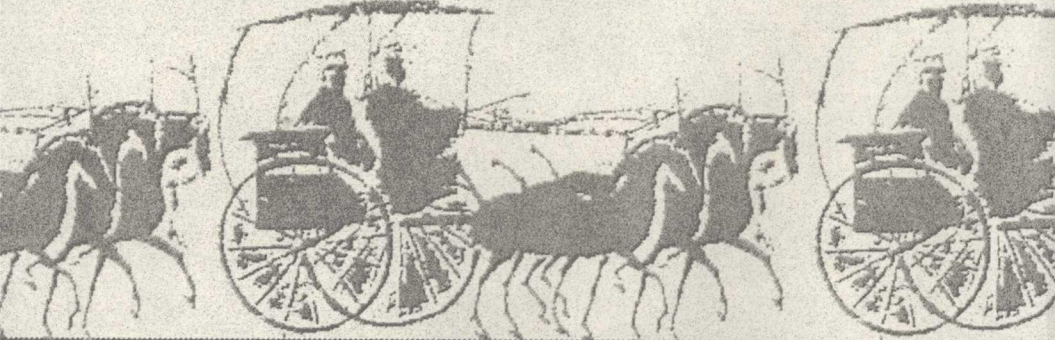
- 《唐诗三百首》(10.00元) 《宋词三百首》(10.00元) 《元曲三百首》(10.00元)
《千家诗》(10.00元) 《古文观止》(26.00元)

笔记杂著卷

- 《蒙学六种——三字经·百家姓·千字文·增广贤文·幼学琼林·格言联璧》(8.00元)
《颜氏家训·朱子家训》(8.00元) 《世说新语》(9.00元)
《菜根谭·小窗幽记·幽梦影》(8.00元) 《曾国藩家书》(10.00元)

戏曲小说卷

- 《元杂剧精选》(10.00元) 《西厢记》(8.00元) 《牡丹亭》(10.00元) 《长生殿》(9.00元)
《桃花扇》(9.00元) 《今古奇观》(20.00元) 《三国演义》(15.00元) 《水浒传》(16.00元)
《西游记》(16.00元) 《红楼梦》(19.00元)





前 言

仰慕李清照久矣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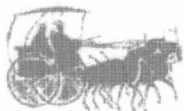
孩提时便喜欢上李清照词。自彼至今，许多年过去了，时非昔时，人非昔人：一切似乎都发生了起起落落难以预见（甚或有时是连自己都难以置信）的变异，惟有对于李清照的崇敬却一如既往，或尤更甚。

一次次地寻觅所能寻觅到的版本；一遍遍地阅读所能读到的诗、词、文，乃至和此相关的各色各样的文字：资料、论著、考据、赏析；长的，不长的；深刻的，不深刻的；有趣的和没趣的……阅读这所有的一切，都让我满足，让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，是幸福的。

记起 1996 年。

时年，我受命在晋南的一个小山村“扶贫”，是一套《全宋词》，让我在那里度过了平生最为温馨、最为充实的一年；是宋词，让乡村清寂的夜晚宽大无比、瑰丽无比——

是的，那的确是群星璀璨的词的时代：冲破“花间”“艳科”樊篱，从内容和形式上解除词之种种束缚，不仅“指出向上一路，新天下耳目”，而且滥觞“豪放”一派，并最终使词成为“无意不可入，无事不可言”之文学样式的苏东坡；扭转五代词风、完成由小令向长调转变，以至“凡有井水处，即能歌柳词”的柳永；推陈出新、“将身世之感，打入艳情”的秦观；上承柳永、秦观，下开姜夔、王沂孙的北宋末年“婉约派”集大成者周邦彦；名扬南北两宋、独创“别是一家”的“易安体”，进而同李白、李后主一道被后世并称“词家三李”的李清照；独创“稼轩体”、“于唐宋诸家之外”“屹然别立一宗”，从而把“豪放派”乃至整个宋词推及高峰的辛弃疾；当然还



有将“婉约”“豪放”两种词风融于一炉、进而创建“清劲骚雅”新体的姜夔；还有创作出众多“遗弃旧传统而近于现代化”的“梦窗词”（叶嘉莹《折碎七宝楼台》）之吴文英……

作为词坛大家，他们各自自有令我艳羨之本、之作、之理；但我最喜欢者，却只是个中之三：一是苏东坡，一是李易安，一是辛稼轩。

那是夜半时分，我就站在院内（它是这个山村小学小小的操场）仰望星斗，并把目光长久地投注于“河鼓三星”（民间称“扁担星”；中间一颗俗称“牛郎星”，学名天鹰座 α ）。我认定离我较远的那颗是苏东坡，中间的那颗是辛稼轩，最近的那颗，是李易安。

这样的认定，当然首先是囿于我对他们“亮度”（就词的成就而言）的认定，但更进一步的理由则是我与他们在感情上的亲疏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东坡词确乎倾荡磊落，词超旷而意和平，可谓尽显“王道”；而稼轩词则磊落英多，横竖烂漫：既有不悖王者之“霸气”，或豪壮悲郁，或雄深雅健；又有至情至性之秀骨峭神，丽想奇思。

于是我就喜辛胜苏。于是也就常常想：如果说苏词“全是王道”而辛词“兼有霸气”，那么李词呢？是什么“道”，或者有什么“气”，何以就有如此巨大、如此长久的魅力？后来，我似乎就想通了，是“女孩子气”；是因为李易安以她丰腴的生命、超拔的才华和幽怨的闺情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独步千古的“女孩子”！

“女孩子”高贵、典雅、纯真、善良，不造作，无俗态，荡荡然如一泓清水；“女孩子”脆弱而又有些任性，心思空落而又耽于幻想，娇柔而又固执，复杂而又天真；“女孩子”有些个书卷气，喜也纤细，忧也清丽，愁也妩媚……所谓“女孩子”，或者本就可李易安的词论和词章作注，曰“妍丽丰逸”且又有“富贵态”（易安曾批评秦观词“譬如贫家女，虽极妍丽



丰逸，而终乏富贵态”，“容华淡伫，绰约俱见天真”（庆清朝慢）。

.....

——正是因为乡村的那些夜晚、那些星斗，因为《全宋词》、因为李清照，我才写下了如上之类的文字。

不过，后来想想，这些文字虽情真意切，但究竟太随意、太不“学术”了。李易安的词给了我许多的幸运；而我的这些文字，却显然不能将我的幸运分给更多的人。

于是也就想步王仲闻《李清照集校注》、徐培均《李清照集笺注》之后尘，编撰一部在体例、规模、考据、阐发以及在编之用心、文之严谨等诸方面，都大抵不殊的集子。我把书名定为《李清照集评注》并开始搜集资料。

也是因缘，山西古籍出版社正在编一套《中国家庭基本藏书》其中“名家选集卷”中的《李清照集》，总编辑张继红兄约我撰稿，于是也就欣然应诺。

我原以为自己是能够早日完成的，没想到随着阅读、撰述的渐次展开，虽亦多有发现的喜悦，但总的来说却仍是愈来愈觉得所知甚少、识见多浅、领悟欠深。

然丛书中其他几本多数问世，继红兄也一再敦促，甚感愧对之余，也不得不加快节奏。加班加点之后，总算得以完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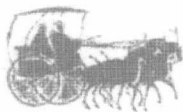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里，自然该向继红兄深表谢意：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关照和敦促，我的愿望很可能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实现；当然，同时也该向继红兄表示歉意：误了工期。

在遵从丛书体例的前提下，我尽可能地在如下方面予以格外重视：

一、解评时，尽可能地到位。

二、作品系年。

三、信息量尽可能地大，书末附录“李清照简谱”、“历代李清照词选本举要”、“李清照研究主要著作目录”、“《李清照集》名言



警句”(正文中用着重号标注)。

这样一来,篇幅就大了,征得总编继红兄认同,此书仅选词部,诗文及总体评述,留待此后《李清照集评注》一书奉献诸君。

此集以《全宋词》为底本,参考了王仲闻先生《李清照集校注》、徐培均先生《李清照集笺注》;领悟解读时又参引了诸多方家的著述,尤其是陈祖美先生、靳极苍先生的著述。

靳老极苍是我的导师,大学期间曾授教我唐宋诗词,但因我当时年少无知,只热衷创作而多有逃课,以致对靳老及其心中的宋词,都可以说是毫无领会。

也就是说,我对靳老的性情及学识,是在他对李清照的解读中才得以领悟的。

靳老学识渊博,禅悟无拘无束,行文独来独往。许多时候,都很是“小孩子气”,让我艳羨不已。

陈祖美先生尤其是,不独有“小孩子气”,更多有“女孩子气”。她才思敏捷,眼光独到,体悟细腻,识见非凡,说理透彻,行文严谨;却也常常显得任性而固执,让你不得不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面对她和她所提出的话题,甚或一次次地“较劲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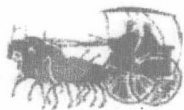
换言之,如果不是他(她)们的启迪、引导和激励,我真不知道怎样来做这个“学问”,因而此书(和以后的书)也是万万不可能写出来的。

惟此谨请谅解并深表谢意。

权为前言,实乃小引。

李 杜

2005 年中秋谨识



《李清照集校注》后记(代序)

王仲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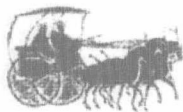
一

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，妇女在各方面都受到压迫和歧视。在文艺领域中，当然也不可能有例外。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和限制，她们在文艺方面原来与男子同样具有的光芒，就很不容易透过层层障碍而放射出来。

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之下，妇女作家是少得可怜的。梁钟嵘《诗品》介绍了从汉到梁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，其中女诗人只有四人，比例不到百分之四，这已经是很少的了。梁昭明太子萧统的《文选》三十卷，只选了曹大家《东征赋》一篇、班婕妤《怨歌行》一首，那就更不成比例了。到后来，《全唐诗》九百卷，其中妇女作品，只有九卷，才合百分之一。《宋诗纪事》一百卷，妇女作品只有一卷，比例也是百分之一。明、清人所编的《诗女史》、《彤管遗编》、《彤管新编》、《古今女史》、《林下词选》、《众香词》、《历朝名媛诗词》以及或云托名明钟惺编的《名媛诗归》等等，为妇女作品专集，且不限于一个时代，然而数量俱不甚多。

妇女作品还受到另一歧视。一般选本，大都是按作家年代先后编次的，唯独对于妇女则不然，往往把她们的作品，另辟一栏，编在书末，似乎她们在文学上也不能与男子享有同等地位。这个恶例，开自唐末韦庄编的《又玄集》，五代韦穀编《才调集》继承他的衣钵，后世的编辑和选家，更是变本加厉，竟把妇女作品放在无名氏和神仙鬼怪之后。这一歧视妇女的恶例，一直沿袭下来，直到解放以后，才与其他封建制度一起消灭净尽。

宋代程朱理学派兴起，大力提倡封建礼教，妇女们所受到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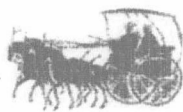


束缚和限制更加深密，因而虽为词的全盛时代，女词人仍是寥寥无几。在今天知名的约一千二百的宋代词人中，有作品流传下来的女词人则不过五六十人左右，而且大都只有单词流传，没有一个有完整的词集。今天还有较多的作品流传，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，只有李清照一人。

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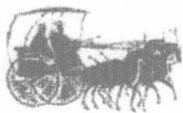
李清照，自号易安居士，宋代山东历城县（今山东省济南市）人。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（1048），死于绍兴二十五年（1155）以后，究竟得年多少，还没有能够考证明白，但可以说，至少活了七十多岁。她父亲李格非，与廖正一、李禧、董荣，人称后四学士。她母亲王氏，也善于写文章。在家庭影响之下，李清照很早就有诗名，为晁补之所赏识。她在十八岁时，与赵明诚结婚。赵明诚青年时候就对金石研究有兴趣，后来成为有名的金石学家，对金石有深刻研究、渊博知识。他除了收藏金石以外，还喜欢收藏书籍、法书、名画。李清照与他志同道合，节衣缩食，帮助他从事收藏和研究。应该说赵明诚的成就得力于清照者不少。张端义就说：《金石录》一书，清照亦曾笔削其间。李清照四十六岁的时候，赵明诚死了。接着金兵侵入浙东、浙西，清照避难奔走，所有收藏的东西几乎全部丧失。绍兴二年（1132），清照再嫁张汝舟，没有多少时候，就离异了（明清到现在，有不少人考证过，说她没有再嫁。都是没有充分论据的）。她没有儿子，大概以后就孤独地度过了她的晚年。她的平生事迹见于载籍的并不多，前面已有《李清照事迹编年》引述了一些有关记载，这里就不多介绍了。

李清照是宋朝最负盛名的女词人。一生从事学术研究及写作活动。她丈夫赵明诚的名著《金石录》，生前大概没有完成，李清照不但曾参加该书的编撰工作，最后还是经过她的手成书、流传的。直到暮年，她还有学术方面的活动（公元1150年，即绍兴二十年左右，她六十六七岁的时候，曾经两度拜访当时年约八十



岁的大书画家米友仁,请她为她所收藏的米芾墨迹题字。米友仁是米芾的儿子)。她的才能是多方面的。她能写散文、骈文、诗、词,能作画,能考证金石刻,书法也很好。她的字、画,明朝还有人见过,到清朝就失传了。她的诗文集、词集,宋朝人都有记载;刊刻的版本,亦不止一种。可是,这些本子都没有流传下来,大概在清初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就消失了。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李清照著作,除了一部不是文学作品的《打马图经》是完整的以外,其余都是前人从各种古书中东鳞西爪地搜集起来的。其中还有不少是伪作或可疑之作,可以确认为李清照作品的,就把所有断篇残句都当做整篇全首来计算,总共也不过七八十篇。大凡只见于伪书元伊世珍《琅嬛记》,只见于明、清人选本如杨慎《词林万选》、长湖外史《续草堂诗馀》、茅暎《词的》、赵世杰《古今女史》、卓人月《古今词统》、周铭《林下词选》、沈辰垣等《历代诗馀》的,都不一定靠得住是清照作品;就是见于明陈耀文《花草粹编》、清朱彝尊《词综》的,也不能说都没有问题。

流传下来的李清照作品中既有伪作,有可疑者,我们进行研究,恐怕只能就那些可以确认是她所写的篇什着手;那些有问题的,似乎应当暂时放在一边,等到有人能够考证确定后再说(伪作更不必研究)。如果把那些伪作或可疑之作当作李清照作品,与其他没有问题的作品来一起研究,来评价李清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,这样得出来的结论,它的正确性,恐怕是难以保证的。在1959年各报刊上所发表的讨论李清照作品的论文里面,把有问题的词当作李清照真作而分析评论的情况,就不能说没有。就是195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《中国文学史》里,还引了靠不住的《点绛唇》“蹴罢秋千,起来慵整纤纤手”一阙,予以肯定;1961年《文学评论》第四期发表的夏承焘先生《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》一文里所说“敢于写少女爱情:‘眼波才动被人猜’,敢于写夫妇的幽情:‘今夜纱窗枕簟凉’”等词,也不见得都是李清照的作品。作品真伪,必须首先辨别清楚;否则,结论的科学性,免不了要减低,对于读者,免不了要造成误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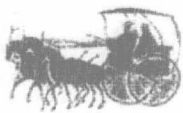
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，和李清照一生的经历，她个人的历史，可以分作两个时期：上一时期，是在北宋的时期，是生活安定、专心研究金石、从事创作活动的时期；下一时期是在南宋的时期，国家民族濒于危亡，本人则失去了丈夫、失去了所有的书物和生活依据，颠沛流离，孤独无依的时期。

她的作品，也可以依照她一生的经历，分作两个时期：上一个时期，是在中原的时期、北宋的时期；下一个时期是在江南的时期、南宋的时期。大致以建炎元年(1127)为分界线。她的作品，在不同时期，有不同反映。下面就依照这样的时期划分，对李清照的作品，试图做一个分析。

在分析之前还得说明一点：李清照的作品，过去最有名的是词。她的诗、文，流传下来的比较少，也不被大家注意。为了对李清照的作品有个比较全面的认识，她的诗、文，必须和词同时研究。像过去那样只谈她的词而不谈她的诗、文，也免不了有些片面之弊。因之，也恐怕不容易得到正确、公允、全面的结论。

三

北宋自从结束了五代的分裂状况，统一了中原以后，人民生活比较安定。对于辽和西夏，统治者采取了屈辱求和的政策，每年送去很多的岁币，暂时维持着相安无事的局面。矛盾暂时缓和，生产力也就得到了一定的发展。工业方面如印刷、建筑、制瓷、制茶、制糖等技术，达到了新的高峰；与此相应，各种旧的学术部门发展了，新的部门创立了。出现了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、李诫的《营造法式》，刘敞、李公麟、欧阳修、曾巩创立了金石考古之学。名画家、名书家大批涌现。继欧阳修文学革新运动之后，出现了曾巩、王安石、三苏、黄庭坚等大散文家、大诗人。词则于花间、南唐一派之外，苏轼开创了新的豪放一派，一新耳目，晏幾道、秦观、贺铸、周邦彦等也分道扬镳，各成一家。清照生在这个文艺和学术上极为昌盛的时期，得以饱吸文艺与学术空气，她的父母又



是能文的人，在他们的熏陶之下，她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和学术研究的才能，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的。因此，她在文艺上有多方面的发展；与她的丈夫共同进行的金石学方面的研究，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。但由于那时妇女们社会地位的限制，清照所能接触的世界，毕竟是不够宽广的。因而反映在李清照作品里面的，多数是安闲的生活，与夫妇、姊妹等离别之情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李清照第一个时期的作品，流传下来的较少。其中要算词最多，诗很少，文大概只有一篇词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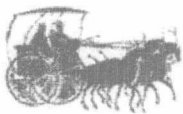
反映她生活安定的，如《如梦令》“昨夜风疏雨骤”，《浣溪沙》“淡荡春光寒食天”等，这些词与晏殊、欧阳修、秦观、周邦彦的作品相比，是丝毫没有逊色的。描写离别之情的《蝶恋花》“泪湿罗衣脂粉满”一词，是她宣和三年（1121）从青州到莱州，路过昌乐寄宿馆驿中所作，寄给在青州的姊妹的。此词所表达的姊妹间感情，是深厚的、诚挚的，不是寻常泛泛应酬的作品。

还有几首向来有名的词，如《一剪梅》“红藕香残玉簟秋”，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“香冷金猊、被翻红浪”等首，有人说是清照寄给赵明诚的。如果不错的话，那末，她是把他们二人志同道合，甘心老于学术之乡的深厚感情很真实很细致地表达出来了。

李清照在这个时期的诗作的题材较词要宽广。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做到了尚书右仆射（宰相之一，当时除了尚书左仆射蔡京是首相以外，赵挺之的官职最高），李清照献给他一首诗，可惜现在只剩一句了：“炙手可热心可寒。”她对赵挺之的升官似是不以为贺而以为惧。又如《浯溪中兴碑》，自黄庭坚、张耒两大篇之后，宋人多认为绝唱难继的了，李清照这时却和了张耒二首，表示了自己对于历史事实的看法。此外如：

少陵也是可怜人，更待来年试春草。

两汉本继绍，新室如赘疣……所以嵇中散，至死薄殷



周。

在这些诗中，作者跳出了封建时代妇女生活的狭窄天地，发表了对社会、政治的一些见解。莫怪后来理学家朱熹也说：“岂寻常妇人所能！”（朱熹指的“两汉本继绍”一首而言。此诗作于何时，不可知，姑且在此提及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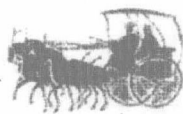
她还有一篇评词的论文，全面而系统地批评了北宋的词人。宋朝人评词的，较早的晁补之只评了几个人，也没有什么系统（晁评见于《能改斋漫录》，恐怕就是《骈骊说》的一部分）。李之仪也评过词，所评虽比晁补之有系统，仍不如李清照的全面（李评见《姑溪居士文集》前集卷四十《跋吴思道小词》）。晁、李二人是李清照的前辈。后来只有王灼《碧鸡漫志》所评的范围较广，但就系统性、理论性来讲，也仍不如李清照。虽然李清照所评，不免或有偏见。对于北宋词人，她没有一个是满意的。但这一篇论文，仍旧不失为研究宋词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
四

在李清照的第二个时期里面，由于统治集团对外政策的软弱，北方的女真族乘机进逼，淮水以北的广大区域沦陷。当时广大人民纷纷起义，抗击金人，宗泽一声号召，就有几十万人在黄河以北响应。终以朝廷的昏庸无能，起义人民得不到支援，最后还是被金人残酷地镇压了下去。宋朝人所记载的当时惨状，是这样的：

自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，六七年间，山东、京西、淮南等路，荆榛千里，斗米数十千，且不易得。盗贼、官兵以至……更互相食。人肉之价，贱于犬豕。（宋·庄绰《鸡肋编》卷中）

不但上面所说的沦陷了的地方（现在的山东、河南、苏北、皖



北)如此,所有金人到过的地方,如扬州(即现在的扬州市)、明州(现在的宁波市)、平江(现在的苏州市),也都遭到了极大破坏,遇难的人民,不知道有多少。北宋统治集团中的成员,除了大部分在东京(现在的开封市)被金人俘虏北去,少数成了民族败类,甘心做卖国贼以外,剩馀下来的纷纷逃亡到长江以南,有的继续坚决抗敌,甚至为抗战而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;有的却不顾国家的险危,继续他们的骄奢淫逸的生活。宋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、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等书,对当时史实有详细记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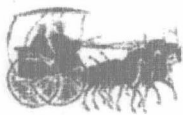
东晋时候,中原完全沦陷,偏安江左,与南宋情况相类似。《世说新语》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记载:

过江诸人,每至美日,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。周侯中坐而叹曰:“风景不殊,举目有山河之异。”皆相视流泪,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:“当共戮力王室,克复神州,何至作楚囚相对邪!”(此处文字据《晋书·王导传》,略改数字。)

王导要克复神州,当然有非常积极的意义。就是周顛中坐而叹,不忘国家民族,为此惊心,也是爱国的心理。李清照后期的作品有表达了中坐而叹的思想的,也有表达了克复神州的愿望的。它们反映了作者对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切,如:

南渡衣冠少王导,北来消息欠刘琨。

当时正是主张抗敌的宰相李纲被免职了,昏庸低能的黄潜善、汪伯彦当了宰相,他们虽然掌握了大权,一无御敌之计;留守东京的爱国抗敌英雄宗泽死了,继任的是后来投降敌人的杜充。李清照这两句诗谴责了这些投降分子,说他们既不是要戮力王室、克复神州的王导,也不是隔阂华戎、志在本朝的刘琨,也就是说,南宋那时的将相大多都不以兴复为念。



如果说，上面那两句诗，笔触还没有碰到最高统治者赵构，那末，下面这两句诗，就不是这样的了：

南来尚怯吴江冷，北守应悲易水寒。

说南来的人，不应当忘记被俘北去的赵佶、赵桓，就直接谴责了赵构的害怕父兄回来，自己做不了皇帝，而把国家民族的大仇，置之度外。

清照在另一首诗中说：

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

当时的赵构节节南逃，正是一日蹙地千里。年已七十的宗泽，留守东京，不断地请赵构回到东京去号召抗战，前后上疏二十八次，而年轻的赵构始终置之不理。太学生陈东上书，说主张抗敌的宰相李纲不应当免职，并请赵构回到东京去练兵杀敌。赵构不但没有考虑他的意见，反而把这个热爱祖国的人杀了。这大大地违反了全国人民的意愿，激起了爱国人民填膺的愤怒。在作者看来，宁肯一死以谢江东父老的项羽还是可敬的，辱国害民的赵构却是可耻的。所以对项羽的颂扬，也就是对赵构的谴责。这谴责虽意在言外，却是很容易体会到的。

绍兴三年（1133），赵构派韩肖胄、胡松年二人到金国去，李清照做了两首诗，一首中说：

夷狄由来性虎狼，不虞预备庸何伤。哀甲昔时闻楚幕，
乘城前日记平凉。

指斥金人的反复无常。另一首结尾说：

长乱何须在屡盟。



用《诗经》里的“君子屡盟，乱是用长”，批评了赵构的屈辱外交政策。她还说：

想见皇华过二京，壶浆夹道万人迎。

这不仅歌颂了人民永远不会对敌人屈服的爱国主义精神，清照殷切希望恢复失地、拯民水火的热烈感情，也充分流露出来了。

在一篇游戏的文章《打马赋》里，她说：

今日岂无元子，明时不乏安石。

希望南宋能够像东晋那样偏安江左的时候，还有桓温、谢安这样的人，或者能够出击，收复部分失地；或者敌人前来进犯，能够击溃他们。她又说：

佛狸定见卯年死。

可见她对抗敌前途也是抱着乐观态度，有胜利信心的（那时金人正在向南宋发动进攻，李清照自己也从杭州逃到了金华）。在这篇文章最后，她还说：

老矣谁能致千里，但愿相将过淮水。

当时淮水以北，土地全部沦陷，她说自己老了，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，只希望大家一起回到淮水以北去，也就是赶走金人，恢复河山。我们不能不承认：它们代表了当时爱国者的强烈的呼声，表示了爱国精神。

有的本子载这一篇《打马赋》，末段还有“木兰横戈好女子”